

說都禁書

第四集

第十二編

# 雙雄義苑錄

# 雙雄義死錄

法國預勾原著

閩縣林紓  
吳縣毛文鍾同譯

## 第一篇

### 第一章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五月之末。正法國內亂垂平之日。巴黎有兵隊赴白黎探內。尤有一小隊。令赴阿司忒爾。檢查拉珊白雷森林。森林恆有伏莽之徒。逐殺途人匪少。此小隊兵旣至。爲備至嚴。見林間細草。芊緜如繡。平日行獵之場。今則易爲萑符之藪。森林地極平坦。然百道歧出。盜伏其中。伺人。人恆莫見。小隊旣入。則見血痕。沿道似受創而包裹於此者。顧寂無人聲。而隊長終疑有伏。遂

步蛇行而前無敢縱恣乃先遣數人爲嚮道有綫民爲一少女導之行入時微聞有喘息之聲又似有伏此數人卽挺鎗圍繞其處而後隊亦至將發令開鎗女子曰少待此女卽復爲導軍隊尾逐之行至林間空地有一女子坐於草間一乳下之兒尙有二總角兒睡於其側少女謂坐地之婦人曰爾坐此何爲婦人仰視不答少女曰汝胡不畏死而坐受槍彈也卽顧隊長曰此爲婦人非賊也隊長曰見之婦人見小隊四合則木然如癡二兒都醒見狀皆哭一兒哭曰飢矣一兒曰我畏來衆彼將死我隊長曰汝勿憂吾爲紅十字之兵不妄殺人婦人仍顫聲不能答蓋見來兵鬆張如戰皆作赤色則奇駭不可止隊長曰爾爲何人婦人仍戰慄不能答此婦人寒瘦衣敝衣如久經飢寒者襟解亦不自知履纏已亡

血乃沁出。隊長曰。此乞人婦耳。少女問曰。汝何名。婦人格格答曰。吾名佛來赫。少女進拊其兒。曰。兒生幾時。答曰。十八月。少女曰。此宜斷乳。吾當予之以餳。婦人大感動。地下之兒見來。兵衣飾則流目瞻視不已。婦人曰。吾兒餒矣。又無牛乳。足療其飢。隊長曰。吾有物餌之。且以餌汝。今先問汝之視國家歸何政黨。婦人莫答。隊長曰。吾語亦聞之乎。婦人曰。吾自少入尼庵。然不爲尼。已嫁夫矣。後此庵焚於火。吾力奔而出。乃不暇於履。轡。隊長曰。吾非問此。問汝歸向何黨。婦人曰。吾不解言中之意。隊長曰。此間恒有女偵探。且汝是否爲吉迫守人。其心歸何黨派。務竭誠以示我。婦人仍曰。不知。隊長怒曰。汝不知身有所屬耶。婦人仍不解。但曰知之。隊長曰。汝所居地黨派何屬。婦人曰。吾在亞齊洲中實司科亞。隊長曰。爾

家族悉在彼乎。曰。然爾族所治何業。曰。族赤矣。隊長曰。汝黨爲何人。務質言。少女進曰。爾懷中之子女耶。男耶。婦人曰。女也。名喬治司。少女曰。長者男乎。彼何名。曰。彼名雷尼贊。少女曰。更少者亦爲男乎。曰。然。彼名古魯阿連。隊長曰。汝趣言。有家乎。對曰。有。隊長曰。胡不家居而野處。對曰。焚矣。隊長曰。孰焚爾居。婦人曰。但見彼此對敵勝者立焚。吾家隊長曰。汝今安適。婦人曰。是又焉知。隊長曰。但告我汝爲何人。婦人曰。吾不之知。隊長曰。汝之身家亦不自知乎。曰。驚悸忘魂。故百凡皆督。隊長曰。汝屬藍黨耶。白黨耶。婦人曰。吾及二子同居。隊長曰。爾有父母乎。試言其家世。譬如吾名爲拉度。身爲隊長。居在巴黎歇爾翁街。吾二親卽在於是。敢以吾父母之名姓。舉以示爾。爾亦當以父母見告。婦人曰。吾父姓佛果赫。

隊長曰。知之然問爾父母所操何業。婦人曰。吾家居停工人。吾父曾爲勳爵。嚴杖因而沈瘵。父少時在勳爵行獵之場。竊一走兔爲虞官所覺。本處死刑。幸仗仁恩。但楚榜一百。故腰斷而人廢。隊長曰。若祖何業。婦人曰。吾祖爲新教徒。尋爲舊教人戍之邊。遠吾不及知也。隊長曰。若翁何業。曰。吾翁運私鹽爲皇帝縕首而死。隊長曰。若夫何業。曰。戰死耳。隊長曰。若夫爲何人。戰曰。爲皇帝宣力。後此與勳爵戰。復與教主戰。語未竟。隊中有人呼曰。今日安有皇帝。此特奴隸之言。婦人大震。少女曰。汝勿怖。此爲巴黎之義軍。婦人握手呼曰。救主援我。隊長曰。愚哉。愚哉。乃仍爲迷信之言。少女卽與言曰。汝可隨營而行。吾亦在營中爲綫民。賣敵人消息予之。吾足巨尙有餘。履奉贈可同吾行。且吾在巴黎中親見魯意十六首。

落於斷頭台中。汝當知見殺之前。尚在宮中談笑飲食。乃受囚時。衣服初未整理。而身首異處。汝今可助我爲綫民。執水管以濟受創之渴人。無論敵我。則皆予之。汝當決計從我。果我不幸死於鎗下。爾即可以代我。方隊兵罵詈後。隊長怒謂其人曰。趣閉口勿驚。善良之人。隊兵曰。吾口固可閉。然心亦不忍。此婦人冒險而居。此隊長曰。汝勿爲甘言。卽問婦人曰。爾夫終竟如何。婦人曰。死矣。隊長曰。死以何時。曰。三日以前。隊長曰。爾夫死於白黨耶。藍黨耶。婦人曰。非也。死於彈子。隊長曰。夫死後。爾又何作。婦人曰。長日哺兒。隊長曰。旣無門宇可庇。夜宿何所。曰。野宿耳。隊長曰。何食。婦人曰。食乾草枯葉及野菜。正於此時。大兒泣曰。吾飢極矣。隊長卽令人出麵包授之。婦人擘而爲二分與二兒。隊長曰。彼胡不自食。有人

曰。彼或不飢。隊長曰。非也。母之於子。寧忍飢以活其兒。二兒復哭。曰。吾欲飲水。隊長曰。森林乃無積湫耶。少女卽出水筒之水。飲此二兒。隊長曰。汝不欲覓得安全之地乎。婦人曰。四嚮皆兵。安有全地。吾夫無故。彼亦殺之。隊長以鎗頓地。曰。戰事之殷。乃同獸鬪。婦人曰。吾昨日宿於枯樹腔中。隊長曰。可四人同宿耶。曰。然。隊長曰。爾睡酣耶。曰。然。隊長曰。果夜半有小兒啼聲者。行人能毋引以爲怪。婦人太息曰。幸爲夏中。隊長爲之愴然。下淚語所部曰。我意欲以此三小兒爲我輩之子。公爲保護諸君之意。如何。隊兵呼曰。民國。萬歲。隊長曰。婦人。爾子。今爲我紅十字隊中之兒矣。

## 第二章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之夏。各國聯軍環攻法國歇郎得。黨人敗莫

法於海峽之間。有皇族黨人。以戰船潛至法邊縱火。六月一日。喬治島上。有一船解纜行。船爲英國。而舵工則多法人。法親王烏爾尼。奉英朝命。管此兵艦。名曰克來莫。外似運船。實戰艦也。船中有巨礮三十尊。礮眼防爲人見。則以物蔽之。法之舵工均當日之海陸軍官。均傾心皇帝之人。尙有陸戰隊數百載之同來。船主名卜亞卜得落伯爵。爲法皇近侍大臣。大副美爾美。亦陸軍中校。此外尙有嚮道甲爪爾。在喬治島中。海綫爲最稔。方船將行。有人登舟。其人精健。似冒險家。年鬢甚高。然健碩而嚴毅。衆莫測其年。以精力言之。甫四十以外。然以顏貌計之。則近髦矣。來時著雨衣。至徧身服飾。則似布爾探內之村人。冠寬簷之冠。若倒捲其簷。則儼然。軍隊人也。其來也有島督巴爾卡拉勳爵及親王烏爾尼送至登。

舟。此外。尙有亞他哇伯爵之代表。止蘭伯爲之部署。行事。止蘭伯雖爲貴族。然事此村人。如主人。船開時。止蘭伯與此村人行禮。巴爾卡拉。則呼此村人曰。將軍。此行願得勝。著親王曰。表兄。此行願得佳運。此時舵工仍竊呼其人爲偷。然心知其非偷。猶呼此艦爲運船。然心知其非運船也。船行風微。然頗迅捷。須臾已不之見。止蘭伯送行後。歸島。卽飛書與亞他哇伯爵曰。船已離島。吾決其有成功。八日以內。自格蘭比爾起。至森馬洛止。必且大火。此時有配利亞者。於四日前。斗得一書。卽止蘭伯手筆。書曰。國民代表聽之。六月一號。有英國克來莫兵船。飽裝火藥。至於格美比爾。中有劇烈之人。將乘機縱火。其人白髮而健碩。衣村人之衣。然形貌則貴族也。明日吾當以詳書奉白。彼將於二號登岸。不可不防。請留意。

此船並殲此老人可也。

方克來莫行時海上無塔表而夜又沈黑而克來莫之船可謂得其利便甲爪爾之意以爲立時可以趣岸且風順潮生遲明可至此老人居於艦中狀似舵工囊中出庫庫糖嚼之顧牙齒堅實嚼之如少年人與舵主作數語外卽默而船主對之亦敬禮有加甲爪爾防海底有珊瑚之坻則導路宛曲而行不與抵觸十旬鐘後船主及大副引此村人至密室村人曰此事至秘一洩卽不可收拾非待我巨彈炸後不能以來意示衆人今惟二君知之船主曰吾敢言以君之名氏掣入壙中萬萬不入生人之耳大副曰吾卽立死亦不宣言。

船主大副旣安置村人於密室復登舵樓船主曰此人能了公家

事耶。大副曰。彼實親王。大副曰。雖非親王。亦可云親王。在法國中。  
特爲貴族。若在布爾探內。則明明親王。船主曰。旣無近支之親王。  
得此亦足爲吾人領袖。大副曰。不得鷹。乃用烏鴉。殊可笑也。船主  
曰。鷹佳耶。大副曰。鷹之所仗。啄與爪。無此二事。胡能取禽。船主曰。  
且觀其舉動如何。大副曰。吾心至欲得才敏之主人翁。昨日之事。  
吾細審來者。似非能任事之人。兵間固不乏英俊之士。但恨無表  
率之人。所謂無人。非盡無人。蓋加司屯實不在吾譏評之內。加司  
屯本屬平民。乃領我貴族。往平內亂。寧非自炫貴族之無人。船主  
曰。一革命秩序全非。有以貴族屈身於民黨。有民黨統轄於貴族。  
思之令人捧腹。大副曰。然此次板得之戰。吾貴族拜蘿髮匠加思。  
屯爲大將。民黨則用酒保商忒。統率大軍。船主曰。加思屯出身固

賤。然深洞兵略。是日擒民黨三百人。卽令其自開生墳。已而就墳斃而瘞之。大副曰。此等事吾亦能任。唯此等大功。似非薙髮匠所能勝任。非吾貴族中武士。不能必其成功。船主曰。平民中亦未始無才。矯比者爲鐘表匠。人其始担任牌長。及大戰時。竟身領大隊之兵。其子爲藍黨之末弁。而矯比則爲白黨之魁。戰時擒其子而碎其腦。大義滅親。真佳士也。唯所不屑意者。何爲以平民加吾貴族之上。船主曰。貴族中作如是語。而平民亦然。以爲不應錄用貴族。大副大笑。船主曰。吾輩中固有狂易者。爾前曾云布蘭比爾者。曾用耕夫編爲軍隊。此輩出作入息。焉解行事。語至此少止。船主曰。但比爾者死乎。大副曰。死矣。但比爾本伯爵。已而降於民黨。竟至戕生。船主曰。事之顛倒。一至於此。果吾此船至而成功。後此或

能糾正其失。大副搖首曰。吾兵能陸戰耶。船主曰。兵不足。問吾所懸。懸實在主將。大副曰。必得親王領之爲佳。船主曰。親王不來且奈何。大副曰。今試觀此老僥之行。果能成事與否。然非有強固之魄力。亦不克成此大功。船主曰。非唯強固。尤須谿刻。大副曰。谿刻爲軍威所寓。不能不加竦手。此輩敢手弑魯意十六皇帝。則非殲旃不足以蔽其辜。船主未答。大副聞呼聲出自艙底。卽匆匆下艙。然艙下之人已爭緣梯而上。蓋艙底有巨礮鍊斷。四周奔走船人。防觸船令破。則大驚失次。於是全舟舵工爭下取礮。以司礮者部署。弗精。故礮練鬆動。礮乃越其礮位。而流走直入舵工之羣。觸死四人。更退復觸。一人立死。又不已。更觸一礮。出諸舷外。故人爭奔避。此時全船舵工爭奔集。扶梯之上。船主大副。平日頗有膽力。至

時顏色亦沮喪無主。中有一人力排船主及大副自下扶梯則老村人也。此時大礮已旋轉於艙間觸壞大礮四尊船舷亦立豁二巨洞。且往來礮死人之尸而過血肉狼藉船主精神少定令舵工擲破蓬布及亂繩於艙間俾以柔制剛走礮不至更觸人而死。然終無濟而礮之旋轉如故舷壁復洞數處此老村人木立如癡計再無術以制止則舷破水將大入船主謂大副曰汝信上帝乎。大副曰平時則否此時真須仰託上帝矣。船主曰此時但有帝力足以畀我正紛紜間忽見一人執鐵棒奔至礮次此卽司礮之人左手執鐵棒右手執鐵繩欲綰此走礮而扶梯上人咸失色而舷外浪花如沸此時礮亦不滾礮人曰汝當勿動語次船側此礮直趣人礮人走避此礮復衝他礮突出水面而去此時老村人忽取

船中包裹之物力抵此礮。礮止不動。此司礮之人以鐵繩綰之。遂繫礮於鐵柱之下。舵工鼓掌如雷。乃爭下力綰。未壞之礮。司礮者與老村人爲禮。曰。翁乃拯我之命。老村人未答。此時船爲礮壞。舷次洞五大口。餘礮亦多震壞。不足用。此脫局之礮。機械亦敗。舷中缺處。浪花時入。舵工斥而去之。方紛紜取礮間。船竟南趣。一一已爲岸上人所見。老村人以背就桅桿而立。船主亦發令。令水兵盡出。列於桅下。乃自至老人之前。司礮者則立老人之後。船主與老村人爲禮。後言曰。請將軍執法治此司礮之人。然其人平日積勞。而又可憫。不審將軍何法以處其人。老村人曰。吾自有制斷。然君爲船主。仍爲執法之人。船主曰。將軍實司號令。老村人卽謂司礮者。曰。汝前老村人。卽取船主之十字獎牌。加諸其身。衆舵工咸。

呼。萬歲。老村人曰。衆鎗斃之。舵工大窘。曰。得重賞而復加死刑。天下無此。賞罰老村人。徐對衆言。曰。司礮者失職。使巨礮脫局。全船之人。幾遭不測。且此船已屬無用。不久。卽爲敵有幸風浪蔽天。莫覓踪跡。然風浪少平。敵卽來取。是此人之不良。咸致全舟於死地。且貽誤國之大事。罪無可逭。然甚勇敢。故獎以寶星。又罪無可逃。故置之死。語發時。如巨斧劈樹。樹乃立剖。復徐謂諸舵工。曰。爾各盡其職可也。於是司礮者低頭不言。船主令十二人夾持其人。一人以鎗向之。復請牧師爲之祈禱。牌長謂此十二人同趣此司礮之人。鎗聲一動。力擲此司礮之尸於海中。老村人仍立於桅下。默無一言。船主私謂大副曰。吾貴族中得將才足以率勤王之衆。復辟矣。此時海上霧重。衆理舵工之尸。以蓬布裹而擲之。而浪高於